



西域文化 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

王开元 等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疆大学“211 工程”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西域文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

王开元 等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78300

新疆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文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王开元等著.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631-2549-4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西域—文化—影响—
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2826 号

责任编辑:郭千钧

封面设计:黄莉

西域文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

王开元 等著

* * *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政编码 830046)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13.25 印张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西域文化对先秦诗歌的影响	41
第一节 西域文化对《诗经》的影响	42
第二节 西域文化对《楚辞》的影响	62
第二章 西域文化对汉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影响	77
第一节 西域文化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77
第二节 西域文化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影响	94
第三章 西域文化对唐代诗歌的影响	121
第一节 西域文化对李白、杜甫、白居易、岑参诗歌的影响	123
第二节 西域文化对唐代边塞诗之影响	150
第四章 西域文化对宋、辽、金、西夏诗歌的影响	176
第一节 西域文化对宋代诗歌的影响	177
第二节 西域文化对辽朝诗歌的影响	188
第三节 西域文化对金朝诗歌的影响	193

第五章 西域文化对元代诗歌的影响	203
第一节 耶律楚材	204
第二节 马祖常	219
第三节 贯云石	229
第四节 萨都刺 丘处机	235
第六章 西域文化对明代诗歌的影响	244
第七章 西域文化对清代前期诗歌的影响	265
第一节 国梁 蒋业晋 纪晓岚 曹麟开 陈庭学	266
第二节 成书 和瑛 祁韵士 铁保	303
第八章 西域文化对清代后期诗歌的影响	336
第一节 林则徐 邓廷桢	336
第二节 史善长 施补华	362
第三节 左宗棠 萧雄	394
后 记	420

前言

一、西域的地理与气候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史记》,《三王世家》(卷六十)有云:“极临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司马相如列传》(卷一百一十七)有云:“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太宛列传》(卷一百二十三)有云:“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由此三例,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使用的“西域”一词,概念还比较模糊,未能确指其地。“西域”一词有了明确的概念,西域地理范围的初步确定,应始于班固《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出版3871~3872页),其文云: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

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以郑吉为西域都护,并护西域南道、北道,故言“都护”。其管辖范围,东起阳关、玉门关,西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北抵巴尔喀什湖,南包葱岭山区,共50余国。

汉代以后,西域地理的确切范围代有变更。现在一般认为,“西域”有狭义、广义的区别。狭义上的西域,是指今新疆及其周边地区,也就是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东自我国甘肃、青海,西至今伊朗、伊拉克,北起今哈萨克斯坦,南达印度的广大地区,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地区。

西域的地理环境,有着独自的特点。汉唐时代西域的地理位置,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新疆全境及巴尔喀什湖以南、坎大哈以北、咸海以东广大地区,约三百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戈壁、崇山峻岭,只有少量的山麓河边地带的绿洲可供垦殖游牧。新疆境内由三大山系两大盆地构成,三大山系均东西走向,天山处于新疆中部,阿尔泰山耸立其北,昆仑山、阿尔金山雄居其南。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为准葛尔盆地,天山与昆仑山、阿尔金山之间为塔里木盆地。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山夹两盆”。

天山山脉,古有北山、雪山、白山、阴山诸称。它峰峦重叠、气势雄伟,在新疆境内东西长约1700公里,南北宽达250~300公里。位于温宿县的托木尔峰海拔7435米,是天山最高峰。天山由三列大致平行的山岭所组成,其中北天山的阿拉套山、博罗克努山和依连哈比尔尕山,中天山的乌孙山、那拉提山和额尔宾山,南天山的科克沙勒山、哈尔克他乌山、科克铁克山和霍拉山,东天山

的博格达山、巴里坤山和喀尔力克山等,山体都较宽厚。天山山脉终年不化的雪山与冰川数量众多,为山间谷地、盆地以及山前绿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在天山山脉的重重山岭之间,夹着大小不等、高度各异的盆地和谷地。其中以伊犁谷地、大小尤尔都斯盆地、焉耆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较为著名。

新疆南部的昆仑和喀拉昆仑山脉,古代统称为昆仑或南山。这两大山脉都起自帕米尔高原而并驾东延,喀拉昆仑山延入西藏北部。昆仑山则延入青海、四川。喀拉昆仑山主峰乔戈里峰海拔8 611米。昆仑山在新疆境内长1 800公里,宽约150公里,山脊高度多在5 000米以上。帕米尔高原,是天山、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等山脉交汇而成的山结,其东部位于新疆西南端,最高处7 700余米。史称春山、葱岭、波谜罗、播蜜。帕米尔—喀拉昆仑—昆仑山系,因为距离大西洋遥远,从印度洋吹来的季风又被喜马拉雅山、喀拉昆仑山所阻挡,故而形成干旱山区。新疆东南部,是西南—东北走向的阿尔金山,一般高度为3 000—4 000米。

阿尔泰山,处于新疆东北部。位于我国境内的山段,呈西北—东南走向,延伸约400公里。友谊峰海拔4 374米,是阿尔泰山的最高峰。阿尔泰山的山地由于受西来寒湿气流的影响,因而雨雪丰盈,森林密布,草原繁茂,自然景观与新疆其他地方大不相同。

塔里木盆地,东西长约1 50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由于盆地远离海洋,周围又有高山环列,阻断了湿润的海洋性气流进入,因此气候极端干燥,盆地东南部的地区几乎终年不雨。年降水量多在50毫米以下,沙漠中心还不足10毫米。我国面积最大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位于这个盆地的中心。

准葛尔盆地,东西长850公里,南北宽380公里。其中心是我国第二大沙漠,即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由于盆地西部有阿拉山

口、额敏河谷和额尔齐斯河谷,形成了湿润的西风海洋性气流的通道,因此准葛尔盆地的雨雪较多,年降水量可达 100 ~ 250 毫米。

新疆有着广大的沙漠、戈壁地区,总面积达 71 万平方公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约 34 万平方公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约 5 万平方公里。库姆塔格沙漠,位于新疆东部,由罗布泊东南向东延伸至甘肃敦煌,面积约 2 万平方公里。新疆的戈壁,有天山和库鲁克塔格山广阔的山前平原,为冲击戈壁,又称砾质戈壁。哈密以南的噶顺戈壁则为剥蚀戈壁。

新疆主要的气候特点,是晴天多,日照强,少雨,干燥,冬寒夏热,昼夜温差大,以及风沙较多等等。这主要是因为新疆深居内陆,远离海洋,高山环列,使得湿润的海洋气流难以进入,故形成极端干燥的大陆性气候。但是,新疆也有降水较多的地方,主要是在天山山区和阿尔泰山山区。这里冬春多雪,夏秋多雨,空气相对湿润,地面植被丰富。天山山区年降水量 500 毫米左右,与华北平原相差无几。其中巩乃斯林区附近约 800 毫米,几乎与淮河流域相等。这些山区不仅降水丰沛,而且每年降水比较稳定,这给山间盆地、谷地和山前绿洲的农业灌溉用水,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西域在世界版图上占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处于亚洲、欧洲、非洲等三大洲的交接之处,因而也就成了世界古代文明的交汇之地,加上自身独特的自然条件,于是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域文化。正如季羨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收入《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一文中所说的:“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 4 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 4 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

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

西域文化内容丰富,甚至庞杂。下面将举其大端,以述概要。

二、西域历史上的居民与语言

先秦时期,在西域生活的民族,主要有塞种人、月氏人和各土著民。《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曰:“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又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证之以现代考古研究,塞种人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生活在新疆西部地区。月氏人,起初“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随都犂水北,为王庭(史称大月氏)。其余小众不能去,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史记·大宛列传》)塞种人瓦解分散以后,月氏人遂进入西域。

秦汉之际,匈奴进入西域。《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的先祖曰淳维,淳维乃夏桀之子。匈奴的活动范围本在今华北地区及蒙古高原。至汉文帝时期,匈奴进入西域,征服大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汉时期西域地区除了匈奴之外,还有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黎轩、大夏、身毒等国。《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除匈奴之外,有五十余国。或为土著民族(着土地而有常居,不随畜牧移徙),或为游牧民族。它们是:婼羌国,游牧民族;鄯善国(本名楼兰),游牧民族;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今民丰县);戎卢国;扞弥国(今策勒县);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秣国;西夜国;蒲犁国(今塔什库尔干县);依耐国;无雷国,衣服类乌孙;难兜国,种五谷、蒲陶诸果;罽宾国,本塞种,种五谷、蒲陶诸果;乌弋山离国;安息国,书革,旁行为书记,其人皆深目多髯,民俗与罽宾同;大月氏

国,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是游牧民族;康居国,游牧民族;大宛国,其人皆深目多髯,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桃槐国;休循国,本塞种;捐毒国,本塞种;莎车国;疏勒国(今喀什);尉头国(今阿合奇县),游牧民族;乌孙国,游牧民族;姑墨国(今阿克苏);温宿国(今乌什县);龟兹国(今库车);乌垒(今轮台县境内);渠犂;尉犂国;危须国;焉耆国;乌贪訾离国;卑陆国;卑陆后国;郁立师国;单桓国;蒲类国(今巴里坤县);蒲类后国;西且弥国;东且弥国;劫国;狐胡国;山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

随着西汉灭亡,王莽篡汉,东汉初立,中原政局动荡,一度对西域失去控制,匈奴又趁虚而入。西域诸国遂相互攻伐,以强灭弱。至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大破匈奴,永元三年(91),班超平定西域,西域诸国大部分复归东汉控制。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有:拘弥、于阗;西夜(今叶城境内)、子合(今叶城境内);德若;条支;安息;大秦;大月氏;高附、天竺、东离;栗弋、严、奄蔡、莎车、疏勒、焉耆、蒲类、移支、东且弥等。

唐·房玄龄《晋书·四夷列传·西戎传》,记载晋代西域诸国颇略,仅有:吐谷浑、焉耆国、龟兹国、大宛国、康居国、大秦国等条目,且语焉不详。

南北朝时期的西域诸国情况,主要见于《魏书》(北齐·魏收撰 中华书局1974年6月出版)和《北史》(唐·李延寿撰 中华书局1974年10月出版)。《魏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有:鄯善国(古楼兰国)、且末国、于阗国、蒲山国(故皮山国)、悉居半国(故西夜国)、权于摩国(故乌秣国)、渠莎国(居故莎车城)、阿钩羌国、波路国、车师国(一名前部)、且弥国、焉耆国、龟兹国、姑默国、温宿国、尉头国、乌孙国、疏勒国,以上诸国在葱岭以东。悦般国、者至拔国、迷密国、悉万斤国、忸密国、洛那国(故大宛国)、栗

特国(古之奄蔡)、波斯国(古条支国)、伏卢尼国、色知显国、伽色尼国、薄知国、牟知国、阿弗太汗国、呼似密国、诺色波罗国、早伽至国、伽不单国、者舌国(故康居国)、伽倍国、折薛莫孙国、钳敦国、弗敌沙国、阎浮胝国、大月氏国、安息国、大秦国、小月氏国、罽宾国、吐呼罗国、副货国、南天竺国、迭伏罗国、拔豆国、呾哒国、渴盘陀国、钵和国、波知国、赊弥国、乌菴国、干陀国、康国(康居之后),以上诸国在葱岭以西。

《北史·列传第八十五·西域传》,所列西域诸国,与《魏书·西域传》、《隋书·西域传》内容基本一致。另外,《北史·列传第八十六》记载有:蠕蠕(柔然)、高车(狄历、于零)。《北史·列传第八十七》记载有:突厥、铁勒。

隋代西域诸国,首推西突厥。“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唐·魏征《隋书·北狄传·突厥》中华书局1973年8月出版1863页)北魏末年,伊利可汗、逸可汗、木杆可汗、佗钵可汗四兄弟相继为突厥可汗。佗钵可汗卒,国人立逸可汗之子摄图为可汗,号沙钵略。木杆可汗子大逻便不服,遂率众自立,分裂突厥为东西二部。后人称沙钵略可汗为东突厥,大逻便为西突厥。西突厥“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唐·魏征《隋书·北狄传·西突厥》中华书局1973年8月出版1876页)隋代西域诸国,除了西突厥外,据《隋书·西域传》尚有: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徙河涉归之子,与兄弟不和,遂居西域,地兼鄯善、且末),党项(本三苗之后,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高昌(汉车师前王庭,敦煌人张孟明、金城榆中人曲嘉曾先后为王,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康国(汉康居之后,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米

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所谓“昭武九姓”，皆归附之）；安国（汉时安息国）；石国（居于药杀水）；女国（在葱岭之南，代以女为王）；焉耆国；龟兹国；疏勒国；于阗国；钹汗国（葱岭之西，古渠搜国）；吐火罗国（都葱岭西五百里）；挹怛国；米国（旧康居之地）；史国（旧康居之地）；曹国（旧康居之地）；何国（旧康居之地）；乌那曷国（旧安息之地）；穆国（旧安息之地）；波斯（条支故地）；漕国（汉时罽宾）；附国（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

欧阳修的《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有：泥婆罗、党项、白兰羌、东女、西突厥、高昌、焉耆、龟兹、疏勒、朱俱波、甘棠、喝盘陀、于阗、天竺、摩揭它、那揭、乌荼、章求拔、罽宾、康国、安国、东安、东曹、西曹、中曹、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史国、色那波、宁远、大勃律、小勃律、吐火罗、挹怛国、俱兰、劫国、越底延、帆延、石汗那、识匿、似没、役盘、俱蜜、护蜜、个失蜜、骨咄、苏毗、多弥、伊吾、师子、波斯、陀拔斯单、俱位、新城、拂林、大食、末禄、苦国、都盘、勃达、歧兰、沙兰、罗利支、怛满。

宋代自始至终未能统一汉唐西域之地，故《宋史》（元·脱脱等撰）把西域作为外国加以记载，《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记西域之地有：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层檀、龟兹、沙州、拂林。

元朝兴起，统一了西域。成吉思汗晚年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长子术赤分得钦察草原。次子察合台的封地东至伊犁河流域，南面包括焉耆以西的整个地区，西至阿姆河。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包括今塔城地区、阿尔泰地区和蒙古的西部。四子拖雷继承成吉思汗原来的领地。高昌的维吾尔亦都护，由于最先降附蒙古，被允许保有自己的疆土。元人似乎把西域看作了自家的后院，所以《元史》（明·宋濂等撰）在《外夷传》中不列西

域。《元史·志十五·地理六·西北地附录》，列畏吾儿地、别失八里、阿里麻里、撒麻耳干等西域地名 100 处。

元朝灭亡以后，西域陷入分裂割据、相互攻伐的时期，有一部分分割据势力向明王朝进贡，表示臣服。《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七·西域一》（清·张廷玉等撰），记载西域之地有：哈密卫、柳城、火州、土鲁番。《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八·西域二·西蕃诸卫（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记载西域之地有：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赤斤蒙古卫、沙州卫、罕东卫、罕东左卫、哈梅里。《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九·西域三》，记载西域之地有：乌斯藏、西天阿难功德国、尼八剌国、朵干等。《明史·列传第二百二十·西域四》，记载西域之地有：撒马儿罕、沙鹿海牙、达失干、赛蓝、养夷、渴石、迭里迷、卜花儿、别失八里、哈烈、俺都准、八答黑商、于阗、失刺思、俺的干、哈实哈儿、亦思弗罕、火刺札、乞力麻儿、白松虎儿、答儿密、纳失者罕、敏真、日落、米昔儿黑娄、讨来思、阿速、沙哈鲁、天方、默德那、坤城、鲁迷等。

清朝统一西域之后，对西域实行了有效管辖。初期以军府制为主，额尔齐斯河以北以东，包括今青河、富蕴、福海、阿尔泰、布尔津、哈巴河等地，属于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民族主要有：哈萨克、扎哈沁、杜尔伯特、新和硕特、新土尔扈特、明阿特、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淖尔乌梁海等。额尔齐斯河以西以南以及天山南北，则属伊犁将军管辖，共分为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儿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喀拉沙尔、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库尔喀拉乌苏、古城、巴里坤等十五个地区。生活在这十五个地区的民族有：厄鲁特、察哈尔、土尔扈特、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维吾尔、满、汉、回、索伦（达呼尔）、塔吉克等。1884 年新疆建省以后，实行府、州、县三级行政管理，使新疆的行政管理正规化，并奠定了现代行政管理的模式与基础。

《清史稿·列传三百十六·属国四》(赵尔巽等撰 中华书局 1977 年出版),记载西域的附属国有廓尔喀、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汗、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阿富汗)、坎巨提。

先秦时代的西域居民使用塞语和各种土语。秦汉以后,葱岭以西中亚各地主要使用东伊朗语和伊朗语,南亚各地主要使用印度语。葱岭以东各地主要使用塞语和各种土语、突厥语。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商业贸易的日益频繁,中原文化不断进入西域,西域呈现出土著语和外来语等多种语言同时并存的复杂情况。法显曾说:南北朝时西域“国胡语不同”、“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从汉到魏晋,于阗一带的居民操于阗塞语,龟兹、焉耆一带的居民操焉耆——龟兹语(亦称吐火罗语),而鄯善一带则通行佉卢文。随着西汉王朝在公元前 60 年统一西域,这些地区也流行汉语,如鄯善国上层就使用汉语、汉文。其后,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或大同小异。

三、西域的草原游牧文化

西域的草原游牧文化,内容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石刻。首先是新疆鹿石。鹿石,是北亚、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鹿石往往与古墓并存。鹿石上雕凿的图案,有人的形象、动物的形象,而以鹿的形象居多且生动优美,故考古学界称之为“鹿石”。鹿被游牧民族看作是善良的动物,同时又是吉利的征兆。新疆鹿石,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吐尔洪乡恰勒格尔古墓群之旁的一块鹿石。它是一直立的长方形石刻,高 2.3 米,宽 0.4 米,厚 0.2 米。石刻图案的上部,有一直径

为18厘米的圆圈,象征太阳。下部刻着5个排列而行的扁角鹿,奔向太阳,表明了游牧民族对太阳的崇拜。阿勒泰地区青河县的一块鹿石,刻有太阳和马的图案,表明了远古游牧民族对太阳和马的崇拜。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一块鹿石,刻着一张拉开的弓,弓正中有一支箭,表明了远古游牧民族对弓箭的崇拜。新疆鹿石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即商周时代。这说明西域草原游牧文化的历史相当古老。

其次是突厥人的石雕人像,也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石雕人像,主要分布在北亚到中亚草原。在新疆境内分布的数量也较多,据盖山林著《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第190~203页)的《新疆石雕人像一览表》,温宿县有1个;吉木萨尔县有4个;奇台县有1个;巴里坤县有1个;温泉县有17个;昭苏县有5个;阿克苏有3个;霍城县有1个;木垒县有3个;呼图壁县有1个;吐鲁番县有1个;和布克赛尔县有1个;博乐市有3个;博乐县有3个;精河县有1个;乌鲁木齐市有6个;昭苏县有1个;特克斯县有5个;新源县有3个;伊吾县有1个。共63个。新疆石雕人像,从族属方面说,多属于突厥,故称之为突厥石雕人像。最早记载突厥活动的汉文史料,是《周史·宇文测传》。突厥属于草原游牧民族,曾是柔然的奴属,世居阿尔泰山之阳。公元552年,其首领土门率众击败柔然,建立突厥汗国。从南北朝中晚期起,突厥汗国统治着蒙古高原和西域大部分地区。582年,突厥分裂为东、西突厥。唐高宗显庆二年(657)西突厥归顺于唐。突厥石雕人像,往往伴随突厥墓葬而存在。关于突厥石雕人像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推测,一般认为是象征死者本人,以供本族或家人祭祀之用。突厥石雕人像的存在,表明了突厥人的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观念。温泉阿尔卡特石人墓,石棺中只发现碎骨和骨灰,说明是火葬。有的石人墓则出土有完整

的尸骨以及随葬品,说明是土葬。可见突厥人埋葬习俗则是火葬、土葬并存。有的突厥石雕人像上还镌刻有文字,外形与古代日尔曼民族使用的卢尼文相似,说明6世纪前后突厥人已有了自己的文字。

其二,是岩画。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生殖崇拜岩画,是居住在新疆西部地区的塞族人的遗物。塞族人生活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相当于西周至西汉前期。塞族人属于游牧民族,他们希冀自身和牲畜增殖繁盛,故而创作了生殖崇拜的岩画,以表现他们的理想。另外,在乌鲁木齐市阿拉沟塞族人古墓群还出土了方座承兽铜盘,似是祆教的宗教祭祀台,说明当时塞族人是信奉祆教的。阿拉沟塞族人古墓群还出土了虎纹圆金牌8块、狮形金箔饰、虎纹金箔带、兽面金饰片、六角形金花饰片、兽面银带饰等等,都说明当时塞族人的金属工艺和审美意识具有较高的水平。

新疆且末县木里恰河岩画,位于木里恰河东岸的出山口之南。这里的岩画可能是汉唐时期西羌人的作品。西羌,是汉代的西域游牧民族之一,据《后汉书·西羌传》,西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且末县木里恰河岩画,涉及到羌人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动物、植物、狩猎、放牧、舞蹈、征战以及图案符号等等。岩画中的一些动物图画,说明羌人当时具有动物崇拜的习俗。有的岩画表现了羌人的狩猎场面,多为单人猎,猎获的对象以野牛为多,常借助猎犬之力。狩猎工具除了弓箭之外,还有捕捉机或陷阱。有的岩画,表现了羌人的牧羊场面。有的岩画,表现了羌人的征战场面,画面十分生动:或两个骑士在搏斗,追击者盘马执弓,逃跑者回首弯弓;或为一武士双手持矛向立于牛背上的武士猛刺,后者以盾牌遮挡。有的岩画,表现了羌人的